

# 旧信重温忆季老

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寄给季羨林先生的,而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季羨林先生寄来的。

□马景瑞

写信,寄信,拆信,读信,曾是我过去若干年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可随着电话、手机、电脑的日益普及,书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难得一见了。聊以自慰的是,前些年师友寄来的信札我至今珍藏着。每当闲暇时翻看这些旧信,便勾起一段段美好而亲切的回忆。

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寄给季羨林先生的,而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季羨林先生寄来的。因为我是同乡同村,我从小时候就不断听村里老人讲起季羨林,说他聪明好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还到外国“留过洋”。从此,我十分仰慕季羨林,脑海里也时常勾画着他的形象。1956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在学校阅览室里翻阅报刊,惊喜地发现《中国青年》月刊上有一篇署名“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羨林”的文章《大学的青春》,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写了些什么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发出信以后的几天里,总是惴惴不安,担心一位“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不会给一个初中学生贸然写信回复。想不到,很短的时间就收到了先生的

回信。我心中那一份欣喜真是不可名状。

学生时代,我给先生写了多少封信,记不准确了,大概总有七八封吧,只记得先生几乎是每信必复。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如此平易近人,如此关爱年轻人,这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内心深处更加敬重先生了。可惜这期间先生的来信都找不到了。现在想来追悔莫及!

我珍藏的季先生的来信,最早的一封是1974年元旦写来的,最晚的一封是2002年寄给我的,数一数,已有18封之多了。这些来信的内容,或解答我请教的问题,或回复我请托的事情,或打听一些家乡的情况,或责成我过问一下家乡的有关事宜,言简意赅,言近旨远。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去年已将这封信件编辑在《季羨林书信集》一书中。

多年来,每次看季老的来信,欣赏着他那清秀秀美的字迹,琢磨着他那平实而富有深意的话语,想象着他在百忙之中给我这个小老乡伏案写信的情景,便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从中得到教诲,受到鞭策。几十年来,我虽然碌碌无大作为,但自觉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而且时常自警自省,不敢忘记自己是季老

的老乡和朋友,生怕有什么过错,影响季老的名声。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7月9日,季老辞世就两年了。今天重读他的来信,顿觉手泽犹存,音容宛在,一种温暖亲切之感悠然涌上心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时,与诗歌评论家冯中一老师、报告文学研究专家王荣纲老师相处融洽,交情深厚。毕业回到家乡一所中学教书,两位老师一如既往地记挂着我,关心着我。1978年1月15日冯老师来信说:“记得1971年我们搬迁到聊城时,不断听到你的情况,知教学与写作成绩显著,就心中窃喜。以后部分师生去临清实习,从他们口中听到不少对你的赞扬,就又增加了外人不得而知的欣慰和自得之感。因过去我们有一段热诚相处的同志和学友关系……”读着这些极富感情的字句,一种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并深受鼓舞。1980年3月23日的来信,冯老师又意味深长地写道:“近来感感年不老而气已衰,诸事力不从心,更殷切地希望看到你们这一伙‘丽日中天’的优秀骨干力量,快快成长,多多贡献,以宽慰我这‘拭目以待’的心情。”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勤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如今冯老师病

逝已有十多年了,可重温这些旧信,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在目前,他那诲人不倦的师德依然让我心动动容。

王荣纲老师曾对我寄予厚望。他调任烟台师院院长后,与我相距千里之远,见面很难了,就不断来信督促我“搞点学问”,“搞点创作”。1995年8月4日的来信,他明确提出要我写一本季羨林传记,并强调说:“这样的工作您是可以做好的。如果您不做,也太对不起季老先生了。”王老师专就此事先后写来了七封信,真情真意切,还特别嘱咐:“要用您的心、您的血去写,要用您的激情去写!我在等待着您的佳音!”我被深深地打动了。退休以后,我根据与季老多年交往的所历所见所闻,写作了一本《我所知道的季羨林先生》(此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印行)。王老师的几番叮咛,多年的关心和教诲,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拿到样书,我想到应该首先邮寄他一本,可往哪儿寄呢?王老师已因心脏病猝然谢世了。面对我的书和他的一封信,我泪眼模糊,悲从中来。

回想人生之路,是师友的信给了我做人的启示和教育。重温师友的信,又激起我对鱼雁往返的热切向往。

## 给娘的“特快专递”

□纪慎言

过去不在一处的人们有事需要联系,一般都通过写信解决。普通信件称作“平信”,写完信瓢儿装进信皮,拿糨糊粘好封口,再贴上一张8分的邮票,往信箱里一搁就全齐了。比较重要的信件怕寄丢了耽误事,就寄个挂号信,记得是要贴20分的邮票。老百姓叫这是“单挂号”,据说还有“双挂号”,好像是两头都要回执的那种,好像没有用过。

现在的通讯手段多了,写信这种又笨又慢的事就没几个人干了。但是邮局还有,邮票还有,投递员还有;于是写信的事多少还是有人干的,平信、挂号信也都有,最爽心的就是有了“特快专递”,有专门的投递公司给你专递而且特别快,所以叫“特快专递”。前些日子我就用了一回,是给老娘的一封信;不过我没用别人,是我自己回家亲自“投递”的。

老娘比我大19岁,今年85岁了,除了认识钱上的数字以外,哪里的字也不认识。所以,我给老娘的信就成了现场直播的“口头文学”。

我说:  
“娘啊,你听我说,活活了66个年头了,一直就认你这个亲娘。虽然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父亲珍藏的家谱上,有俺老爷爷亲笔在俺的名讳下写的‘母孙氏’,而你是姓王,但是,我宁可相信那是俺老爷爷一时糊涂发生的笔误,也不相信早逝的那个孙氏是俺的亲娘。真的,在我后面你又给俺生养了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我从来没有记得你对我和对他们有什么两样。倒是你和俺爸让我在家里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直上学上到了高中毕业,有资格去上了空军的航校,成为一名令人崇爱的军人;然后才能退伍回来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又当了享有高级职称的作家。而我的弟姐妹们却个个都一直是纯正的农民。”

娘啊,我打心眼儿记住了你的养育之恩,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啊。前不久,我在一个杂志的征文中得了个一等奖,人家的奖品是给我制作一个精美的相册。我把你和父亲的合影照片放在了最前头,我在照片下面写的说明文字是:“俺爹俺娘,没有他们,下面的一切都没有了。”亲不言谢,但是你们的大恩德是永远报不完的。娘啊,你放心,只要有你大儿子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再为生活发愁作难;我现在虽然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我积极锻炼,认真保养,争取活到你和俺爸百年之后。就是我真的活不过你们,我也会给你的孙子们交代,让他们替父行孝,为你们养老送终!

娘啊,你不知道,虽然俺现在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样样不错样样不缺,但是俺有时候还是觉得不满足、不高兴。可是只要回来一看到或是在家一想到你和俺爸的生活状况和你们的精神状态,俺就什么苦恼,什么怨愤也没有了。这又是你们给俺的恩惠啊。

娘啊,你跟俺爸好好活着,使劲地活着吧,俺坚决陪着你们!这不是尽孝,就算报恩吧。娘,这你们听见了吗?嗨,哭嘛?哦,俺的眼最近总上火,痒痒得难受……”

“口头文学”还是被我写了出来,不过对父母来说也当了“立字为据”吧。



本报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新家书运动”征文自今年春节前启动到现在历时数月,收到全国各地来稿上千封。来稿之多、影响范围之广是我们在发起这个活动之初所没想到的。虽然限于版面,我们只陆续刊登了其中的一部分来稿,但人们对书信这种传统交流方式的珍惜和不舍已充溢于字里行间,每封书信也都饱含对亲人至交的浓浓深情,有些书信曾把编者感动得流下热泪……今天,我们的“新家书运动”征文就要结束了,但希望书信这种流传千古的交流方式仍可以在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为大家传递亲情和友爱……——编者

## 贺老爸花甲大寿

□潘明

老爸:

再有几天就是您六十大寿了,可此时的您却以花甲之躯在内蒙老家照顾着94岁的爷爷。儿子不孝,不能为您分忧解难,您却总是在电话那端淡淡地说:“为国尽忠,即为大孝!”

儿子入伍已经16个年头了,也就意味着您独挑家庭重担16年。我不知道,当您看到别人的儿子为老人忙前跑后时作何感想,我却知道,这么多年来您除了要求我“在部队好好干”之外,从未提出过任何其他要求。每当我取得一点进步,老妈总要说“是部队教育的结果”。可我知道,正是我秉承了您骨子里的那份坚忍与果敢,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鼓起勇气直面一个个困难,获取一次次成功。譬如,2008年在汶川抗震救灾的两个月里,我之所以能在死亡的威胁和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时常想起您从军伊克沙玛的那段艰苦岁月。是您在莽莽林海雪原里,生吃鸟心聊以果

腹的那份豪情,激励着我将那枚二等功奖章戴在了胸前。

我的朋友遍布各个省区,他们都喜欢我的率真和直爽,可您或许不知道,正是您待人接物时的善良与真诚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我,让我与人相处时坦诚相见,亦诚相待,才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记不起是否告诉过您,与您接触过的朋友们都很喜欢您这个“可爱的小老头”。

在单位,您是一个好领导,在家中,您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从军后,咱们潘氏族的事儿您顾及很少,做到了“以杭为汴”——这决非贬义,这是对您老顾全大局最真实的总结。我的两个舅、三个姨,都受到过您无私的恩惠,至今无一不在承记您的好,始终在人前人后念叨您给予的无私付出。

老妈脾气火爆,是您一次次用细腻的情怀和豁达的笑脸及时弥补炸出的裂痕。我早知,男人就应当像您一样,气可忍,理讲清。如果说咱家是一条船,在乘风破浪的途中顺利躲过一次次风浪的撞击,纵有伤,仍能行,

多靠了您这个会修船的好水手,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危险遣散于无形。

我和妹妹幼时总是不知地厚天高,尤其是我,三天两头给您惹事。记忆中的第一处疤痕是在右肩处,他人匕首刺进肉中疼痛的感觉已忘记,唯能想起您搬断火铲边打我屁股边流着的眼泪。记得在穿上军装的前夜,您带着我到一家照相馆合了个影后说,我相信我潘义军的儿子是最优秀的!

现在,我没有成为“最优秀”,但我知道自己仍是您的骄傲。第一本书出版后,您没给予一个字的评价,但我从老妈那里听说您当晚喝了一大杯酒。我的第二、三、四本书出来了,您仍没有任何只字片言的评语。虽然……您的心里欢喜。

您就是这样,善把喜悦藏心里,惯将平淡挂面孔。

妹妹结婚的那一天,场面是多大啊。黄圣依当伴娘,众星道贺,多媒传播。可您的表情,仍是淡淡的。但您在将女儿的手交于妹夫的一瞬间,眼里分明有泪水

溢了出来。当时是在舞台的远侧,那些来宾的掌声震飞了您皱纹间的那串水滴,无人察觉。可是,圣依相伴的泪眼和我手中的快门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刻您心路的历程。

还记得唱唱出生的那个早晨,当把他抱到您的面前时,您真真切切地当着众人面抹了一回眼睛。您穿着那件红色的唐装,趋身向前,看到了孙儿那张粉红的小脸后,泪水倾涌而出。接着,仿佛害羞般地快速挥袖擦干。这一切,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老爸,儿子长大了,但仍一如从前不能常常陪在您和妈妈身边。你们理解我、支持我的,“从国不从亲”的道理就是你们一直灌输给我的。可是,请相信儿子,爱你们,是真的,是一辈子的!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儿子受之于双亲的每一寸发肤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张开来大声呼喊——我爱你们,我的爸妈!

老爸,寿辰快乐!盼你和老妈都能成为百岁老人!

爱你们的儿子:明明